



大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九十九次全体会议

2012年3月2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纳西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先生 (卡塔尔)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克勒希先生(匈牙利)主持会议。

下午3时05分开会。

议程项目 34(续)

预防武装冲突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醒各位成员，正如在第97次全体会议上所宣布的那样，关于议程项目34及其分项目(a)的辩论将于日后进行，日期待宣布。

成员们也会记得，大会在2012年2月16日举行的第97次全体会议上，在议程项目34下通过了题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局势”的第66/253号决议。根据该决议第12段，大会现在将听取秘书长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我现在请潘基文秘书长阁下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根据2月16日第66/253号决议的要求作此报告。考虑到局势的严重性，请放心，我们将定期向大会通报情况。

我们都看到了本周叙利亚发生的事件，情况越来越令人震惊。我们看到，全国各地人口稠密地区遭受重炮和坦克炮火的袭击。霍姆斯昨天遭受了一次大规模

模袭击。平民伤亡显然惨重。我们继续收到有关即决处决、任意逮捕和酷刑的可怖报告。

在霍姆斯、哈马和其它地方，惨烈的战斗把平民困在家中，他们没有食物、暖气、电力和医疗服务，根本无法撤离伤者或埋葬死者。人们不得不饮用融化的雪水。这一凶残袭击尤其令人发指，因为它是由叙利亚政府自己发动的，是对它自己人民的有系统的袭击。所有人都同意，面对不断升级的危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昨天，安全理事会谴责了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状况，并且要求允许救济人员进入。我欢迎安理会作出的明确和强有力的声明。

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谴责大规模和有系统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要求立即结束暴力。

我感到极其失望的是，尽管叙利亚政府反复作出保证，但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瓦莱丽·阿莫斯女士尚未能够前往叙利亚。我再次敦促叙利亚当局允许她尽快访问，以使人道主义救济人员能够为成千上万亟需援助者提供援助。

今天，来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阿拉伯叙利亚红新月会的工作小组获准进入霍姆斯，但是，它们仍在等待进入巴布阿莫。必须让援助人员能够帮助城市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506)。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受破坏最严重地区的平民。目前，援助人员仍然无法进入。

大会知道，联合国-阿拉伯联盟联合特使科菲·安南阁下今天晚上将从纽约启程。过去两天里，他同会员国，包括安全理事会成员和阿拉伯集团，以及叙利亚特派团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者，进行密集的协商。他计划下周前往开罗，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进行磋商，并且访问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其他几个区域国家的首都。我的前任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面临极大的挑战。他需要国际社会充分一致的支持，以一个声音发言。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这一局势的具体方面：不断加深的人道主义危机、日益令人担忧的人权状况，以及我们希望将开辟一条前进道路的政治进程。

秘书处向叙利亚常驻代表团发出一份普通照会，请它对 2 月 16 日第 66/253 号决议中提出的明确要求作出答复。我们昨天收到了答复。

秘书处还要求阿拉伯国家联盟提供有关会员国为支持阿拉伯联盟倡议在做些什么的信息。过去两周中，我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保持密切接触。上周我在伦敦同他会晤，最近是在昨天同他会谈。

叙利亚政府没有履行保护本国人民的责任。几个城市中的平民人口遭到军事攻击。叙利亚当局过度使用武力，驱使基本上是和平的反对力量在一些情况下拿起武器。但让我们讲清楚，同叙利亚军队使用的重型武器相比，反对派的火力是微不足道的。武装极端团体也乘机利用这一局势从事恐怖行动，特别是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

尽管由于继续无法进入而不可能核查具体的伤亡人数，但可信的报告表明，自去年 3 月以来，被打死的总人数远超 7 500 人，包括许多妇女与儿童。有几次，每天的死亡人数超过 100 人。

现在大约有 25 000 名难民在邻国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登记。在境内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 10 万至 20 万。

叙利亚政府也抵制大会关于让国际媒体充分和畅通无阻地进入的要求。记者也同他们在那里报道其困境的人民一道被打死或打伤。

现在请允许我谈谈人权局势。大会要求叙利亚政府立即停止所有侵犯人权和袭击平民的行为，保护其人民并充分遵守适用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叙利亚当局显然尚未这样做。叙利亚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在 2 月 22 日发表的一份报告(A/HRC/19/69)中得出结论，叙利亚政府军犯下了广泛、有系统和粗暴侵犯人权的行径，相当于危害人类罪，国家最高一级显然知道并同意这样做。

委员会的报告还得出结论，反政府团体曾犯下侵犯行为，但其规模和组织不能与政府相比。

委员会还发现，治安部队和“沙比哈”民兵继续在全国各地对和平抗议者使用实弹，并且政府对反对派号召罢工实行报复。

言论自由继续受到严厉限制，全国各地许多人权捍卫者、活动人士、抗议者和记者遭到逮捕或拘留。我们收到有关对被拘留者，甚至儿童，实施酷刑的广泛报告。

针对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人权理事会昨天通过了一项决议，强烈谴责对平民使用武力；即决处决；杀戮和迫害抗议者、人权捍卫者和记者；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妨碍接受医疗；以及酷刑、性暴力和虐待，包括对儿童这样做。

决议还要求政府允许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自由和畅通无阻地进入，以便对霍姆斯和其他地区的需求作充分的评估，并且允许人道主义机构提供重要的救济物资和服务，尤其是在霍姆斯、达拉、扎巴达尼和其他被围困地区。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结束这场危机。我们必须帮助推动叙利亚人领导的向民主、多元政治制度的政治过渡，这是大会支持的。然而，国际社会至今没有履行其职责。事实上，国际社会的行动——实际上是没有行动——看来鼓励了叙利亚当局对本国公民

进行野蛮镇压。叙利亚反对派的进一步军事化，并不是答案。

国际社会必须紧急团结起来，迫使叙利亚当局和所有其他各方停止暴力。它必须以一个声音坚持要求叙利亚当局允许国际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进入，这是朝着和平解决迈出的第一个基本步骤。

正是铭记这一目标，我们同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纳比勒·埃拉拉比一道宣布，任命科菲·安南为我们的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安南先生将努力结束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并促进危机的和平解决。必须确保，在国际社会开展的调解进程中只有一个轨道。

支持阿拉伯联盟为促进和平解决所倡议的努力，还包括上周在突尼斯举行的叙利亚人民之友会议，超过 65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表明了国际上对叙利亚人民的广泛支持，并向叙利亚当局发出一个强大的信息，即现在是停止流血的时候了。

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道路是艰难但明确的。首先，应当立即停止杀戮和暴力。必须允许国际救济人员进入。第二，显然需要在叙利亚所有行为体之间进行包容性的政治对话。国际社会必须同特使领导的进程保持一致。为了成功，他将需要得到我们的充分和一致支持。国际社会现在要以一个声音，大声和清楚地发表意见。

继续分裂，会给走上暴力、穷途末路的叙利亚当局壮胆。继续拖延人道主义努力，会造成更多的人间苦难。实地继续发生暴力，极可能引发全面内战和宗派纷争，可能困扰该国今后的几代人。

事关重大，首先是对叙利亚人民，对国际社会也是如此。我们必须紧急采取协调行动。我感谢大会给予支持。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

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贾法里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以阿拉伯语发言)：与大会其他成员一样，我听取了潘基文秘书长阁下就两星期前通过的第 66/253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所作的发言。因此，我谨代表我国政府谈谈秘书长的报告。在这样做时，我要说，我尊重秘书长本人。我为我们之间非同寻常的长期友谊而感到自豪。我认为，正如外交界人们所说的那样，不同意并不意味着友谊受到质疑。

我非常了解，秘书长对叙利亚局势的关心源自他本人对一般性人权的深度关切。然而，他刚才向我们所作的报告并不令我国政府感到放心。我认为，他的报告更会加剧紧张，而非解决问题。我一开始就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有好多的人，而不只是我自己，对以这种方式，即使用完全意在诬蔑一国政府的非常恶毒的言辞，处理作为本组织创始成员的叙利亚的局势，感到惊讶。这种做法的依据是完全来自反对派和外国人——包括在是叙利亚公开敌人的国家生活的人——的报告和意见。它还包括来自有关各国的信息和情报，而这些国家会毫不犹豫地更迭叙利亚的政权，从而完全改变叙利亚国家。这是局势升级的更严重和更残酷的阶段。这一切令人想起上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对待本组织某些会员国的方式。这些国家是主权国家，不过，用最常用的术语说，却被视为“香蕉共和国”。

一方面是叙利亚政府和人民，另一方面是叙利亚反对派，针对双方为使其走到一起结束危机，联合国和其他诸多方面均在努力，而此种努力的两面性、交织性与复杂性是完全无法解释的。如何能够理性地听取秘书长刚才为我们所作的报告，同时理解联合国秘书长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将科菲·安南先生这样一位受到高度尊重的人物派往该区域和叙利亚一事？这两件事情，即咄咄逼人、恶毒和诬蔑性的言论与多数会员国希望派遣像安南先生这样一位重要人物进行斡旋，与叙利亚当局合作，以结束我国正在经历痛苦局面的愿望，如何能够协调起来？

而且，这两个因素又如何能够与第三个因素，即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提出的叙利亚政府反对她访问我国的指控，协调起来？我不知道阿莫斯女士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我自己已代表我国政府同意阿莫斯女士访问我国。我本人已向秘书处工作人员发送信息，表明我国政府接受阿莫斯女士的访问。我们还请有关方面通过外交渠道把她的访问日期告诉我们。

现在怎能声称叙利亚拒不欢迎、不同意阿莫斯女士来访？何以得出这种不准确的结论？正是这一结论迫使安全理事会成员支持安理会主席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完全认可关于叙利亚政府拒不允许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访问我国的不实指控。

我刚才提到的这一情况令我十分痛心，尤其是因为其中涉及到秘书长。我这里所指的是一种表演，也可以称之为排练，既不严肃，又杂乱无章。

根据秘书长的说法，叙利亚政府未能尽到保护本国人民的责任。我认为，这种说法很不公平。首先，根据《联合国宪章》，各国政府都有责任保护本国公民，同时也有责任应对对其犯下的任何罪行，包括无秩序、混乱或不安全状况。而这正是叙利亚政府已经做的事。这是第一点。

第二，所谓叙利亚政府未能履行保护本国人民的责任(这是不可原谅的罪行)的指责，掩盖了大量数据揭示的事实真相。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叙利亚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的反应将是截然不同的。

一些本组织会员国的国家元首和外交部长正公开谈论向叙利亚境内武装团伙提供武器。另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已公开声称，该国赠送了 100 万美元，用以资助叛乱团体。一些国家正在实施扼杀叙利亚的制裁。然而，在这些制裁中，首当其冲的是叙利亚人民。那些自称一心想着叙利亚人民的人，似乎却看不到这些制裁措施的后果。现在已有“基地”组织成员在霍姆斯市丧生，叙利亚境内已发现有非叙利亚国籍的武

装作战人员。一些记者秘密进入叙利亚，不幸陷入险境和死亡。有的已经以秘密偷运方式离开叙利亚，但却没有一人公开谈论此事。对法律的尊重何在？为什么不作出决定，考虑到非法进入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分子、外国作战人员和外国记者，和源源不断地进入叙利亚的数亿美元和以色列武器？为什么没有人提出和谈论这些问题？

如前所述，秘书长是我的朋友，我尊敬他。但是他受人误导，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他说，反对派武装的火力小于政府军。这是什么逻辑？难道会员国的火力应该小于反对派武装？难道其他会员国国内反对派运动都有武装？是否应该有武装？是否应该向其他反对派运动提供足够的武器，以使其火力等同于他们所反对的政府的火力？

秘书长还表示，让叙利亚反对派进一步军事化不是解决办法。对此，我向他表示感谢。但是，当他谈到进一步武器化的时候(我想他说的是增加，而不是武器本身)，这是秘书处的立场？我希望不是，否则秘书长的简单言论将被武装团伙解释为，他们已经得到国际法律保护，可在叙利亚境内从事犯罪活动，继续用来自提出现在摆在本机构面前的一项决议草案的那些国家所提供的武器武装自己。我了解秘书长，他是言之有信的人。

秘书处对突尼斯会议的立场又如何？突尼斯会议聚集了联合国三分之一的会员国，秘书处为何不与那次会议脱离关系？尽管如此，秘书处确实参加了那次会议。秘书处为何出席在国际法框架外举行的平行会议？何以想象联合国成为公开敌视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敌对活动的帮凶？

我谨在此明确声明，叙利亚认为，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势的第 66/253 号决议是错误的。按照法律规定，一项决议如果其前提是错误的，那么整个文本也是错误的。这项决议不符合联合国外交的最低要求。比如，没有与叙利亚政府协商，提出该决议的很少几个国家拒绝修订它。俄罗斯联邦和其他一些国家提出了修正案，但这些数目有限的国家拒绝就决议

内容进行任何谈判。它们从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立场出发，而这种立场违反了《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所以，我们面前才摆着一份有强烈偏见的决议，它是单方面的、主观的，而且与叙利亚实地正在发生的情况毫无关系。

该决议还公然对叙利亚正在实行的认真改革视而不见，无视恐怖主义武装团体实施的犯罪活动，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有失平衡的决议。这侵犯了叙利亚主权。它加剧了紧张局面，而未提出解决办法。此外，决议含有明确、不负责任地支持武装团体的内容，其幌子是向反对派提供一切形式的物质支持。通过对叙利亚实施不公正的制裁——而这些制裁会对叙利亚人民生活产生直接影响——显而易见的是，联合国这里有一些形形色色的人在以不客观和不按惯例的方式行事。我愿提及以下情况，以举例说明。

首先，我要谈谈有人坚持在各种毫不相关的议程项目下仓促就叙利亚局势频繁开会的问题。成员们会记得，我们以前处理过该问题。我们在先前的一次发言中曾表示，将该项目从“中东局势”转到“预防武装冲突”再到“人权”，这清楚地表明本组织在处理叙利亚局势的做法上存在法律和程序问题。

第二，大会开会时违反了联合国程序。

第三，在未同叙利亚政府协商也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就开会。

第四，秘书处有几次违反了程序。这些违规做法与实质性和程序性问题有关，清楚地反映了在所谓的国际合法性借口下，叙利亚正在被公开作为攻击目标。一些人对此保持可疑的沉默，还有人则是以更加可疑的方式串通一气。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在审议叙利亚当前事态方面存在着主观性和严重的偏见。

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在就决议执行情况发表书面报告之前就提交口头报告。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没有等到叙利亚政府作出回应就这样做。秘书长说，秘书处已于 2 月 16 日通知了叙利亚政府。准确地说，实际情况是，我们是 2 月 29 日收到来文的。我们立

即将其转交给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昨天在不到 24 小时内向我们作出回复，我们然后将答复转递给了秘书处。这一切都表明，对叙利亚施加压力纯粹出于政治目的，旨在为叙利亚政府和人民的公敌利益服务。这是利用联合国的一种企图，目的在于削弱叙利亚在本组织的权利。

叙利亚在很短时间内为制定全面的国家改革方案从而满足人民正当期望取得了重大的质的进展。我要重申，这些是人民的正当要求。改革不是人生病时一次服下的药。正如成员们所知，改革是持续不断的进程。所以，改革要求是正当的，无论在哪里提出这种要求。不能反对正当的要求。反对改革者是将改革用作口号、要求偿还旧债以及破坏国家稳定或毁灭国家的人。

国家改革方案的高潮是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它保障了在政治多元化、捍卫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法治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的叙利亚国家。《宪法》限制了共和国总统的任期。在这方面，我只能对秘书长没有提到这一重要情况感到难过。这是一件大事，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两天前在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也未提及，尽管我们向秘书处和本组织高级官员提供了几十份书面文件和报告，详细说明了叙利亚政府为加强正在进行的改革所开展的活动。

我不是说叙利亚没有问题，也不是说叙利亚没有反对派。我不是说叙利亚不需要进行改革。我说的是，一些人不应利用原则上与叙利亚敌对的敌对议程伤害叙利亚诚实的反对派。操纵诚实的国家反对派的人事实上对反对派有害，也有损反对派加强我国改革进程的可能性。

在实施改革方案的同时，政府还认真地继续邀请各派力量参与全国对话。所有叙利亚人，无论其背景或政治信仰，都受邀参加旨在实现其愿望的全国对话。然而，本区域一些国家、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以及其它众所周知的外国却极力企图说服和引诱反对派不要坐在谈判桌前进行全国对话或放下武器。

大会记得美国国务院官方发言人最近表示的明确和公开立场。该国和其它国家欢迎武装反对派领导人踏上其领土，为其举办会议，并为他们提供武器、资金以及后勤和技术支助。它们的目标是使反对派能继续对叙利亚基础设施实施恐怖行径，并把本国同胞当作袭击目标。使满载物资和供热燃料的火车脱轨，破坏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火车及其它重要基础设施等行径怎么可能与光荣的全国反对派联系起来？

一个想协作管理国家事务——这是完全正当的愿望——的诚实的全国反对派会真正心安理得地破坏国家基础设施吗？破坏霍姆斯的炼油厂意义何在？在叙利亚公路和高速公路上盗窃燃油的目的何在？所有这些物资对于发电都至关重要。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和卡塔尔首相几天前发表明确声明，重申有必要武装叙利亚反对派，叙利亚对此不感到惊讶。不，他们表示愿意这样做一点儿都不奇怪。我甚至不在此提及，利比亚宣布愿为叙利亚武装反对派提供 1 亿美元。

我国愿重申，为反对派提供武器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做法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只是今天它得到了公开和官方的承认。各国首都听到了。在霍姆斯市被从武装团体手中解放出来后，国家安全部队在该市的一些街区发现了武器，其中大多为以色列制造的武器。

某些方面极力企图在媒体操纵叙利亚事件，并以人道主义救济为借口，制造政治事端，以破坏叙利亚。他们打着人道主义救济的旗号，以便推行与他们真正试图达到的目的或他们声称在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方面想要做的事毫不相关的政策。他们描绘了一副政府被控一手造成本国境内人道主义危机的不实景象。这绝对是不真实的。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生活正常，政府不遗余力地为所有公民提供必要服务，并确保许多地区、特别是发生了暴力行径、平民被武装团体当作人盾的地区得到医疗用品、食品和服务。

我们并非声称这些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十全十美。我们不否认，国家为这些地区提供的服务质量有所下降。但是，其主要原因是某些地区发生的武装袭击和故意破坏，以及某些国家根据第 66/253 号决议实行的非法的单方面经济制裁。这些制裁给日常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它们妨碍了药品、疫苗、食品和燃料的流通，也阻碍了电力供应和购买这些物资所必需的资金流动。

叙利亚最近接待了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派出的一个代表团和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阿莫斯女士，并与她进行了合作。红十字和红新月都被允许进入，在我们发言的此时此刻，它们正在霍姆斯市自由开展工作。三天前，他们的团队试图运出两名记者——一个是法国人，另一个是美国人——的遗体，然而武装反对派团体却拒不交出尸体，将其扣留了三天。

我们指责一手炮制第 66/253 号决议的国家中有一些直接插手了叙利亚的流血事件。它们竭力破坏叙利亚的稳定、领土完整、统一和政治独立。我们在这个讲台上宣布，我们将追究这些国家不负责任行为的责任，因为这些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

我们呼吁秘书长本人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特别是鉴于秘书长熟知的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外长如我先前谈到的那样公开宣称，他们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并正在我国境内外为其提供武器。秘书长必须为维护这个处于动乱之中、随时有可能爆炸的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为此，我们将追究所有那些导致区域日益紧张、暴力蔓延和不稳定的人和所有那些未充分尽到这方面责任的人的责任。

我们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等待了漫长的四年时间，联合国才终于重建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的学校。如大会所知，这些学校在 2008 年底遭到以色列侵略行径的破坏，花了四年时间才开始重建。正如

今天已显而易见的那样，我们没有看到有谁为了拯救巴勒斯坦人民而急于向以色列和它的保护者施加任何压力。

我在这里不是要作比较。这不是比较的问题。当我们看到某些联合国代表团和秘书处官员即使是对重建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都没有特别的热情，我们自然要作这种比较。还有那些一直在以色列内外谈论战争的人。我们都知道一国侵略另一国的种种可能情形，它们会在本地区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后果。

不过，这种推测并没有引发任何评论。它没有引起任何人指出，这种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或者违反国际法原则。情况近乎是，某些人已经认定我国应当成为政治、军事、情报和安全试验的场所，而且，以色列官员以及正在针对本组织一个会员国实施侵略和战争行径的其它人所作的发言也不得受质疑。各位代表都知道我指的是谁。没有人对这种侵略行径发表评论，表示痛惜或者予以谴责。

我几乎觉得，奉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丛林似乎比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丛林更加仁慈。至少，那个丛林中有法则，而今天我的感觉是，“法则”一词甚至已经从丛林中消失了。

最后，我首先要对我的朋友、潘基文秘书长说一番话。我很尊重他，也非常敬重他。我知道，他具有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洞察力。我要对他说，并且通过他对在座各位说：来吧，来帮助叙利亚及其人民和政府解决某些地区的人道主义问题。请在《宪章》和国际法的各项规定和确定的原则基础上帮助叙利亚。帮一帮叙利亚，但不要为叙利亚境内的更多流血，包括反对派的流血，推波助澜。叙利亚反对派中的大多数人是诚实的，并且忠于国家。媒体中的一些人正在煽动和操纵反对派。他们正在收买和出卖反对派。他们正在把反对派引向流血之路。

所有上述行为都是错误的，也是不公正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其它会员国身上，我们也会同样这么说。需要奉劝反对派参加全面的国家对话。应当奉劝

他们与其它叙利亚儿女精诚合作，以便建立一个没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的国家。

叙利亚的每一位受害者都是国家的一分子。每个叙利亚人的死都令我们深深地不安和悲痛。请帮助我们停止媒体的煽动。让我们制止海外那些撒弥天大谎、走私武器和鼓励极端反对派的做法。让我们邀请反对派与叙利亚政府进行真正的对话，以便它能够找到它的位置，并且确定它在建立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希冀的国家方面的作用。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承认，会员国可以各抒己见，讨论不同的问题。但是，我要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秘书长以及我所理解的本组织这个最高代表性机构表示尊重。

穆阿利米先生（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请允许我明确指出，我在这里是代表沙特阿拉伯王国和阿拉伯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发言。我要感谢主席举行本次会议，也感谢秘书长所作的清楚和全面的发言。

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热烈欢迎任命科菲·安南先生担任秘书长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叙利亚问题特使。我们认为，有鉴于安南先生在全世界享有的声誉、独特的技巧和强烈的公平感，他得到任命这一事实表明，国际社会愿意并且决心作一切可能的努力，以便根据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倡议（见 S/2012/71，附件）和 2 月 16 日的第 66/253 号决议，迅速解决叙利亚危机，结束我们兄弟的叙利亚人民的苦难。

由于安全理事会某些成员令人遗憾地行使了否决权，致使安理会未能通过有关叙利亚局势的决议，叙利亚政权以为这给它开了绿灯，允许它肆意镇压手无寸铁的叙利亚平民并扼杀他们的革命。叙利亚政权的所作所为就好像它在和时间赛跑，迫不及待地要在国际社会再次采取行动之前完成它要做的事情。

我们看到，针对平民的攻击在继续升级，受害者人数每天在增多。昨天晚上，我们看到叙利亚部队冲进巴巴阿姆鲁，而且我们目睹国际社会经不住良心上

的考验。好像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的斯雷布雷尼察——好像国际社会没有从卢旺达、科索沃和加沙的教训中学到任何东西。

安全理事会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发挥其法定作用并承担道义责任，要求停止暴力；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制止叙利亚杀人机器的行动；拯救被围困在霍姆斯、哈马和其他叙利亚城市中的平民；并且向受影响的平民提供医疗和人道主义援助。

安理会也必须支持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特使科菲·安南先生的使命，他正在努力寻找政治解决办法，确保叙利亚人民享有过上尊严、繁荣和安全的生活的权利。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应当以获得大会支持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起草的路线图以及叙利亚各阶层人民民族团结为基础，不分政治、宗派、族裔或宗教信仰，并且应当包含部署阿拉伯-联合国联合部队，以便维护叙利亚境内的和平与安全。

沙特阿拉伯王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其他成员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带头做出任何共同努力，以便拯救叙利亚人民，增强他们在本国当局面前保护自己的能力和，该当局双手沾满了本国人民的鲜血，已丧失其合法性。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要求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尤其是动用了否决权的大国，对目前巴巴阿姆鲁和霍姆斯街头与住宅中发生的情况担负起道义责任。如果对叙利亚人民求助的呼声充耳不闻，历史和良知将会追究它们的责任。

阿卜杜勒阿齐兹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3月19日，埃及代表一些提案国提出了后来获得通过并成为第66/253号决议的决议草案。今天，我谨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在大会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秘书长根据2012年2月16日有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势的第66/253号决议的第12段，向大会提交他的出色报告。叙利亚局势日益恶化，造成严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

埃及欢迎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担任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特使。我们完全相信他所具备的

已经过检验的智慧和洞察力，相信他有能力达成创新解决办法，从而加强联合国在处理叙利亚严重危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埃及重申，特使的访问符合第66/253号决议、2012年1月22日和2月12日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的决议，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叙利亚政府商定的行动计划。

今天有人说，叙利亚不是这些决议的参与方，这是错误的说法。在利比亚发生侵犯行为时，叙利亚没有反对终止利比亚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的成员身份。叙利亚参加了阿拉伯联盟通过的所有决议，包括在利比亚实行禁飞区的决议，该决议获得通过后成为安全理事会第1973(2011)号决议。因此，今天叙利亚不能把它不是阿拉伯联盟所通过决议的参与方作为借口，因为叙利亚本身实际上参与通过了关于利比亚局势的类似决议。

特使任务授权中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政府和武装团体所有各方立即和无条件停止敌对行动，无条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埃及要求叙利亚当局允许瓦莱丽·阿莫斯女士立即进行访问，履行叙利亚对保护自己人民的国家责任，并同联合国一道向包括霍姆斯、哈马、伊德利卜和其他地方在内所有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我们必须满足兄弟的叙利亚人民的人道主义需求，并确保立即停止所有侵犯人权行为，这是人权理事会一系列决议的主题。最近的一项此类决议是在昨天通过的，其中强调，当地局势每分钟都在升级和加剧。它强调，政府必须同国内外的反对派开展积极对话，以便找到全体叙利亚人民，而不仅是某个特定社群或宗派，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

埃及同意秘书长的观点，即：向各派提供武器会加剧危机，使它升级为内战，整个地区将因此受害。与此同时，叙利亚政府绝不能认为，由于安全理事会未通过阿拉伯决议，它就可以肆意屠杀和镇压抗议者。迄今为止已有7 500多人死亡，这证明了姐妹国叙利亚境内人道主义局势和人权局势的严重恶化。

我们希望，叙利亚将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并意识到秘书长应大会要求于今天提交的报告中如实反映

了当地正不断升级的严重局势、这方面的国际关切以及叙利亚明确拒绝遵守国际法这一事实。即使是在本论坛中，叙利亚政府也否认所提供的关于实地局势的详细信息。

根本的问题并非谁在杀人，是叙利亚政府还是武装团体。问题的实质在于叙利亚无辜平民每天在街上被杀，那些人的唯一罪过就是居住在一个其政府和领导人拒绝履行保护本国人民责任的国家里。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并不存在法律或程序问题。只有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人民在政府手中受害，而政府却否认实地发生的任何事情，这导致加深人道主义危机，给本国人民带来死亡和毁灭。

我们要请秘书长在大会这里以及在安全理事会，向我们提出有关实地事态发展和科菲·安南先生在执行联合任务时所取得进展的定期报告。我们希望安南先生会运用自己的专长和技能做到安全理事会迄今未能做到、而大会在其决议中力求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结束叙利亚境内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哈扎伊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以英语发言)：在2月13日举行的大会会议(见A/66/PV.96)上，我们已表达了我们对中东和叙利亚局势的看法。因此，我将不再重复这些看法。

首先，关于任命科菲·安南先生为叙利亚问题特使一事，我要说，他在长期担任本组织领导人期间积累了解决世界各地争端的广泛经验，鉴于他的这一声誉以及他在国际上享有的崇高威望，我们希望，他将从叙利亚人民的最佳利益出发开展所赋予他的重要任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支持任何建设性的、不带偏见的、和平的、由叙利亚人主导的政治进程。我们随时准备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真诚希望，他的使命将会导致立即结束叙利亚境内的暴力，使政治改革进程继续下去，以便和平解决该国危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叙利亚危机一开始，有些国家就定下了立场并发表了挑衅性声明，而那些声明的用意更多的是在于损害达成政治解决办法的任

何可能性，呼吁实现政权更迭，怂恿反对派从事武装斗争，进而将该国推向内战。为了使叙利亚今天摆脱危机，亟需结束外国干预，停止向反对派团体提供资金和武器。冲突地区的人民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武装反叛分子的存在将使援助亟需人道主义援助的平民的工作受阻。

叙利亚境内的持续危机表明，强制性制裁、施压和企图干涉叙利亚内政只会导致政治和社会危机加深。叙利亚局势动荡将给整个地区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我们的目标应当集中于确立一个进程，导致最终实现更广泛的政治和解，从而加强该国民族团结，确保公共秩序、国家安全、局势稳定和人民繁荣。

我们认为，秘书长——包括其特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的主要作用是，根据叙利亚人民的愿望，在确保尊重叙利亚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协助叙利亚各政治团体与叙利亚政府接触，以启动一个由叙利亚人主导的政治进程，同时考虑到叙利亚政府宣布的改革进程。所有团体都应重视这一呼吁。

我今天要提出的主要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我们欢迎科菲·安南先生作为秘书长特使承担使命的时候，我们大家必须力求尽最大努力来帮助他执行自己的使命，而不要进一步给那里的局势火上浇油，加剧危机。因此，我们应当为和平解决铺平道路，为科菲·安南先生开展工作营造适当的环境。我们非常希望，凭藉他的声望以及秘书长的协助，他的努力将导致叙利亚危机得到合理解决。

代理主席 (以英语发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作行使答辩权的发言。我谨提醒他，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十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各自的席位上发言。

贾法里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以阿拉伯语发言)：很抱歉，我再次要求发言。不过，我的同事沙特阿拉伯王国代表的发言使我不得不这样做。这位代表的某些威胁性言论触及敏感问题，也与各位的广泛政治、历史和外交经验不符。他在提及叙利亚政府

时使用了“政权”一词。如果把这样一个措辞用于描述兄弟的沙特阿拉伯王国，我自己都不会接受。因此，我不会使用这样一个措辞。我希望他自己和他的良知今后将会对此作一反思，并希望他会停止使用这一措辞。在外交语言中使用这个词是不适当的，即使在当事各方之间存在分歧时也是如此。

第二，沙特阿拉伯王国代表在以本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名义发言时，呼吁派遣国际和阿拉伯联合部队维持叙利亚国内安全，就好像叙利亚国内没有安全，也没有政府，而且也好像我本人并不代表这个国际组织内的一个创始会员国，仿佛我国情况处于失控的混乱状态，需要沙特阿拉伯王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部队来维持和平与安全。

在约两周前所作的发言(见 A/66/PV.95)中，我们提议我们在联合国主持下联合通过一项全面计划，以便在包括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在内的本地区所有国家促进民主，保护和加强人权，因为那些在谈论叙利亚时痛心疾首，认为叙利亚境内存在悲剧和内战的人，很难说是促进民主和保护人权的楷模。倘若派遣这样一支部队，那么，我代表我国和其他许多会员国，自愿向沙特阿拉伯王国派遣国际、阿拉伯和伊斯兰部队，以保护盖提夫地区受压迫的沙特居民。我自愿这样做，分文不收。我们不寻求任何国家的资助。

该王国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可能是将其部队撤出巴林。这些部队镇压巴林兄弟人民，违反他们的正当要求。我不希望把本次会议变成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论，但有人千方百计想要使我们陷入这一陷阱。我在此讲台上发出的忠告是，任何国家都不要对我们进行挑衅，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可说，以揭露阿拉伯地区内外一些政府和政权所陷入的深刻危机。

一个阿拉伯人，把叙利亚人都珍视的霍姆斯内的一个小小社区即 Baba Amr 发生的有限的武装叛乱，与斯雷布雷尼察、卢旺达、科索沃或加沙大屠杀相提并论，是可耻的。由一个阿拉伯国家在国际组织中这样说，尤为不敬和误导人。这种误导言论只能有利于以色列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敌人。

我国的正式国名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不是阿拉伯阿萨德共和国；而沙特阿拉伯王国则是以其统治者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国家的国名与其统治家族相关联，所以叫做沙特阿拉伯王国。

我希望没有人继续挑衅，免得我不得不发表更加伤人的言论。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项目 34 的审议。

下午 4 时 35 分散会。